

商州



賈平凹
长篇小说大系

广州出版社

商州



贾平凹
长篇小说系列

广州出版社

商
州

商
州
書
畫
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商州/贾平凹著.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07.10

ISBN 978 - 7 - 80731 - 581 - 0

I. 商… II. 贾…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03665 号

书 名 商州
出版发行 广州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人民中路同乐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21)
选题策划 朱 鸿
责任编辑 杨 斌
特约编辑 唐建福 白 勇
责任校对 蚁燕娟
封面设计 感觉空间·木光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高岭村 邮政编码: 102445)
规 格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84 千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
印 数 1~8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80731 - 581 - 0
定 价 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贾平凹 简历

1952年古历2月21日出生于陕西南部 山阳县棣花村。父亲是乡村教师，母亲是农民。文化大革命中，家庭遭受毁灭性摧残，沦为“可教育子女”。一九七二年以偶然的机遇，进入西北大学学习汉语言文学。此后，一直生活在西安，从事文学创作兼写作。

出版的主要作品有《贾平凹文集》(1-18卷)。曾获过全国文学奖三次，美国“^{并获了}美孚^{文学}文学奖”，法国“^{文学}费米那文学奖”和法国“^{文学}法兰西文学艺术荣誉”奖。以英、法、德、俄、日、韩、越文^字刘翻译出版了二十余种版本。

第一单元

有这样一个后生，性情乖觉，不愿披露名姓，但祖籍商州，诞生于鼠年，属十二相之首，相推则为金命。商州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接壤交错地面，人有南北特点，秀中有骨，雄中存韵；这后生五官还好，身長却一米六二，以当今女子选婿标准，只能是“半残废”角色。他不安分得厉害，好文，亦好武术，是太极八卦掌一类，功于内而不张牙舞爪于外。因此，其文其武其言，似乎与其人不能一统。这是未久处谙熟之缘故。他更有一秉性，极喜游览新境，考察种种奇域异地风物习俗。这种秉性很早就产生，以至于在“人之初”期间，便涉足了他老家周围的大小村镇。可惜商州七山二水一分田，他没能走出山川河道。河是丹江河，发源于甚地，归宿于何处，他是不甚了了，但见江两边大山，铁一样的黑脊，一座接着一座，恰又被其中的无数小河分割成段落。他便以为这个世界，就是山与水的构成。河的两岸上，山是极想亲恋，河却冷冷，碧水长流；南北群山又极欲姻联，丹江又从中隔绝。于是形成万山众壑一起向河的方向奔趋，临于河岸，便突然绝望，岸上之崖就显出因为惯性而立足不稳的前倾，看得见那山的构造线如裁开的树木质纹一般。在读小学课本的时候，他就常常注目于这山的阅读，读得有滋有味，当知道了王母娘娘以簪划天河隔断织女牛郎的神话后，对任何河流就愈发认定是无情物了。

当日这个世界还比较平和，虽然经历了一场“文化大革命”的祸乱，但河南的水灾已消，邢台的地震也归于安静；即使外边发生了什么天崩地裂之灾，这商州却风气坦然。此地去陕西省城三百六十多里，居四山中，众妙悉备，庄严，清静；地低温和，有杂草奇木，土产林果；引水灌田，又丰稻麦，盛菽豆；毛驴数头驮粪负筐山上，无人控

御，自知往来。山地有山地之趣，乡人有乡人之乐。这后生也便常到南山或者北山去砍柴，一走三十里四十里，这倒不是仅仅为了生计，而是满足一颗好奇之心。当他爬到最高的小天竺山顶，心胸为之一振：世界原来竟像一个偌大的牛的百叶，一轮太阳就在那褶皱里跳跃。他不会写诗，那一次却诗意充溢心脾，激动得脱了衣服，在那山空的五彩光圈里看见了自己的身影，高兴得大喊大叫。当然，这种叫喊在这个世界上是微不足道的，犹如花园里一只蜜蜂的几声嗡嗡。他返回的时候，柴砍得很少，因此落下了娘的埋怨。娘并不是他的生母，父亲命硬，先后死掉了两个老婆，这位第三续弦者一向待他刻薄，总逼着他去割草砍柴采橡子捡毛栗，干粮是二道面的黑饼，甚至是一手巾包的熟洋芋。他在山上劳作前，那干粮便和背篓放在一棵树下，然后满崖上爬动，日过午后，负重而归，乌鸦就偷吃了他的干粮。他只好忍饥驮了背篓回来，在仄仄斜斜的石砭道上作匆匆行。愈是负重，愈要匆匆，因为山阴道上有固定的歇息处，他必须咬紧牙关赶到那里。这种艰辛近乎于残酷，但又陶冶和膨胀了他的意志和力量。每每一到家，柴在院子里放了，继母却要嘟囔：“饭不比别人吃得少，柴就砍得这么一点呀！”他气愤，却报复不了。也就在后来，他们家从后沟移居到长坪公路边上，公路上常来往大车小车，还有自行车。也就在他那一次爬上小天竺山顶回来之后，继母又在数说他的无能，他将这位一肚子下水和狠毒的女人叫出门来，指着公路上骑自行车悠然而过的妇女说：“娘，我是不如隔壁人家砍的柴多，可你却怎么不去骑车子呢？”继母无言可对。

他报复了继母，获得了满心满怀的快活，就十分感激起门前的长坪公路。公路为什么叫长坪，村里人讲，它始于省城长安，终于河南西坪，是一条疏通关中和豫西的唯一官道。以后，他就在官道上见识了许许多多异地之人，最使他惊羨的自然是那些省城“洋人”。村里见过世面的长者都在说：省城是了不得的地方，城的周围渭、灞、泾、沣、镐、沮、泾、曲八水绕流，人民充满欢娱安乐，城街为井字，其平整洁净，随便拣一块都可以和这里最好的打麦场一样。有一座大雁塔，是《西游记》里唐僧读书的经堂，一共七层，爬上去，北可以看见渭水素波，南可以观望终南积雪；暮色里钟音敲响，如潮声一般，令人肃穆森严。城中有钟楼，金碧辉煌。相传楼下是海眼，是此楼镇压了海龙保守了省城风水。而且说到省城之人，皆住空中楼阁，穿皮

鞋毛呢，食牛奶面包，可以听各种韶乐，看砖头厚的书本。这种都市的诱惑，极合了他不安分的心境，甚至使他从此废寝忘食，荒嬉了课业。于是他大胆去接触那些“洋人”，他们乘坐的汽车常常在这里要停下来，或者去茅坑里解手，或者在沿路两旁的小贩摊上买三只花翎子死山鸡，两只缩头硬背的甲鱼，或者黄鳝、兔子、鸡蛋、核桃、柿饼、软枣叶泡制的凉粉。他目睹了这些人的荣容丰采，甚至在人家问他一句话的时候，他可以连续回答十句二十句，虽然这些人对于他是不屑一顾，处处流露出优越神情和倨傲态度，但他仍不失其崇敬之心，以至厕身其间，只感觉到一种自惭形秽的难堪罢了。在学校放学之后，在田地劳作之余，他往往怀着那么渴慕的心情在长坪公路上溜达，凝视着一辆辆从省城而来的汽车，和一群群搭车去省城的人们，并在想像之中自己也随风飘越过千山万岭，到了那文明的世界。

这种向往竟然获得了实现。前边已经说过，他是能文能武的，他在十九岁那年终于走出了商州，到了省城在那里的一座学校里学习了三年，三年之后，又在那里工作了五年。八年的省城生活，他的见识多起来，思想也渐趋成熟。但是，他却意想不到地慢慢产生出一种厌烦，感到生活得太累，时不时脑子里横翻出商州山地的野情野味的童年。

这座省城，最炫耀于世的是保留着完整无缺的明代城墙，东西南北四大城楼威武壮观，虽然没有了铁皮铜泡包镶的城门和吊桥，但冬夏春秋门洞飕飕凉风，使经过者无不为之动容。城北的广漠上十八座帝王皇陵，及王公伯爵文臣武将的墓堆，积土石平地崛起，使本地人得以列宗列祖曾受命于天的历史而得意忘形，和使外地人来到这块皇天之下、后土之上而惊目咋舌。但是，这黄龙赤凤的风水宝地，反映在这位后生的心上，并没有“皇恩浩荡”的幸福，却感觉到城墙有如商州的四山周匝的沉闷，以至当他参观所有皇陵时隐隐感觉到一种滞凝气息，尤其每每置身汉大将军霍去病墓前的石马群雕中，就激动不已，也惶恐至极：古人崇尚的是志在千里的良骏，今天却提倡秦川孺牛的忍辱温顺。更不能容忍的是一座城市竟所有商店大部分出售各类化妆用品，所有的货物装潢一倍两倍地大于物质本身，所有的背街十字路口一溜一片的鸟笼里取悦声色的飞禽，他就要气喘咻咻地逃回他的住屋。他是居住在高高的七层大楼上，房间的总面积是三十六点七平方米，门有五个，大门一闭，这三十六点七就属于了他，可以当主席，

也可以当百姓。第五个门是后门，一推开就可以极目远眺，往下却使人头晕眼花，像是住在树上的鸟巢里。当然有一个凉台，这算是院落，可以在七七四十九个花盆里种植花草，构设山水。他已经知道世界是无其不大，但这如同一只鸟儿可以遨游宇宙，歇息下来，却只占据一个树枝；凉台就是他的大自然。吃水是方便的，厨房里龙头一拧，水便要哗哗流出，但水是漂过了白粉，其中可能没了细菌，却也没了甘甜，只有以茶遮味。他不曾到隔壁家去串门，甚至不知那人家姓甚名谁，因为人家也不曾到他家来走动，亦不知道他姓赵钱还是孙李。他也整月整月不往大街上去，街道上总是人头攒拥，步行艰难，谁也不认识谁，谁也不注意谁，只是看十字路口的红绿指示灯：红灯亮了，停止；绿灯亮了，通行。偶尔车辆相碰，发生语言交流，却是一种不共戴天的咒骂，且立即会集涌来围观者，一人引动二人，二人引动四人，四人引动八人，而后二十人，五十人，结果街巷堵塞。这位后生曾在曲艺剧场看过一个独角戏，说的是一位外地的结巴人到了城里，不知路程，拉住一个人结结巴巴地打问，但被问者却一语不发，过后人问为什么不回答，那人一张口却也是个结巴，说是他不能回答，因为一回答，问路者还以为是学他哩。剧场观众捧腹大笑，这后生心里却疼，觉得城市人与人的关系极像是两个哑巴生人相遇一样隔膜。更使他头痛的，是在他的单位，一沓一沓收来和发出的公文，公文上是各个部门按上的一个一个图章，和负责人书写得十分流利的朱色圆圈。几案上的电话在拼命嘶鸣，五分钟一次，三分钟一次。没完没了的会议，香烟的消耗量越来越大，茶杯里的茶垢愈积愈厚。一次一次的报告，一次一次的检讨，开头，结尾，起承转合，成了老少皆知的格式。上班，下班，下班，上班，在按着固定节奏流逝的时光之中，既缺乏动人心魄的事件，也缺乏令人企羡的奇遇。这位后生便想到公园去了，公园的面积不能说不大，但自然都是人造的，草木修剪，台石雕琢，且人又太多，本来是为了安静，反倒同大街上一样热闹。不同的是笼罩了一片情味，这情味却外露和放荡，便又失去了情味的脉脉。当狼虫虎豹关在铁笼子里任人围观的时候，野物的兽性，使围观的人却暴露了人性之外的动物属性，少男少女们就可以当众拥抱，一个甜蜜的啃，竟使众多的人皮起栗色。

不知何时，他甚至感到自己作为一个文人的可悲。文人本应是灵魂的工程师，于世不能缺少，亦不能过多，但据说报刊编辑部每天的

来稿竟要装几大麻袋，必须雇两个临时工专门用剪刀剪信封。几乎在街上随便拉住一个人问爱好，答曰便是“搞创作”。年轻人热于艺文，务虚不务实，此风并不是好事，况且极尽生编硬造，区区一个城市，这么点生活，这么多文人，犹如一个杯子里装一把黄土，却养百十条蚯蚓，岂不是你要吃了我，我要吃了你？于是，这位商州后生，就思念起商州山地，想起那连绵不绝的群山众岭，想起那明月之下的丹江流水。甚至觉得那吃过他砍柴干粮的乌鸦可爱，那待他苛刻的继母可怜。他读过一本书，上边说：这是一种生活的反思。他读书从不求甚解，只觉得回忆商州是一种享受。他也十分清楚地明白，世界的发展趋势应是城市化，商业金融化，而中国正处于振兴年代，改造和摒弃了保护落后的经济而求以均衡的政策，着眼于扶助先进的经济、发展商业及金融，政策是英明的。但中国之所以是中国，它有它的历史传统，它有它的道德观念，而往往以道德代替法制，势必又会出现许许多多的问题来的。以此深思，他慢慢竟产生出一种哲学提问：商州和省城相比，一个是所谓的落后，一个是所谓的文明，那么，历史的进步是否会带来人们道德水准的下降而浮虚之风的繁衍呢？诚挚的人情是否还适应于闭塞的自然经济环境呢？社会朝现代的推衍是否会导致古老而美好的伦理观念的解体或趋向实利世风的萌发呢？他回答不了，脑子里一片混乱，只直觉感到在这“文明”的省城应该注入商州地面上的一种力，或许可以称作是“野蛮”的一种东西吧。

这一想法愈来愈驱使他，他便规定自己着眼考察和研究他的诞生之地的地理、风情、历史、习俗，想动笔写一本商州的民族学和商州的风俗学。但这项工作谈何容易！在他从商州山中走向陕西省城，他仅仅熟悉方圆百十里的地面，只好在单位告假，走遍商州的每一个县，每一个村镇，实际地进行考察。这样，就得到了一张商州地图。面对着地图，他才惊悟到这块土地的广大和复杂！商州为专区，一市七县，市是商州市，居于商县地面，东是丹凤、商南，北是洛南，南是山阳，西是镇安、柞水，势如北斗勺星。县与县长短不一，宽窄各异，且区域犬牙相错，常发生一个村落为两县分治，甚至有的人家屋建立一县，院子建立一县，便有了一鸡唱三县的奇谈美誉。而使这位后生惊异的是，原来从中原到关中，并不是长坪公路这唯一官道，而在北面，商州与关中平原交界之处的西岳华山脚下也仍有一个通道，称作洛华路的。洛华路，始于关中的华阴，一百八十里路到洛南。洛南往南行一

百二十里，便到商县，归于长坪公路了。这一新的发现，使他喜之不尽。以往他从商州往省城，从省城返商州一直走的是由东向西的长坪路，沿的是由西向东的丹江河，对那依河上下，沿路左右，认得每一处的县城、村镇，但对于洛华甬道则处于茫然，知识甚至等于零。

“我便要从这里走一趟商州了！”

离开商州，已经八年。八年里，正是中国的社会处于一千九百七十年代的末，和一千九百八十年代的始，末始交替，也正是农村新的经济体系调整、改革的过渡期。一路搭车走陇海线，经灞桥，临潼，零口，渭南，赤水，莲花寺，华县，罗敷，桃下，到华阴，处处村镇崭新，市场繁荣，而偏僻闭塞的商州将又是什么个模样在等待他呢？

后生想，这种等待似乎庄严而伟大，一边是山、森林，是赫赫洪荒荒的太阳，这是一块古土，古自五行八卦以前，古自汉时云秦时月战国的鼓声以前；一边是他，是在省城闹市，是在人工建造的莲湖、假山、楼、机器组合的四堵城墙内的他。八年里，是二千九百二十天的乡愁，他的魂魄，已经化成了一只雕鹰，向着商州的山地扑去。

二

夏天的中伏，太阳像膨胀了许多，长久地在头顶上辉煌，直至天已经黑下来，热气还不肯退去。巩一胜坐在沙滩上，呼哧呼哧喘气。他是个胖子，人还不到四十，肚子却凸了起来；虽然刚刚从水里爬出，肚皮子上就又出现了一道一道的汗，月光下像是无数蠕动的蚯蚓。沙滩过去的岸上，槐树，药树，皂角树，虬虬蟠蟠；野生的杂木一人多高就肆意横生，养成无拘无束的懒散，以至酸枣棘，黄拉木条子，狼牙刺梅，还有黄蒿，三楞草，就势长上来，和这些树股相绞相缠。刚才还看得清楚，渐渐就黝黑，月亮泛上，又似乎是一种青蓝的幽色，望一眼就毛骨悚然，疑心有魅出没。岸的这边，是一片杨树林子，这是整个河滩最伟岸的材料，无人修剪，高大的主干从底部就丛生了细枝，一株一株，直立的斜倾的，像是南方的瘦瘦的木塔。落叶、腐草以及沙石洼中的死水滩里的烂鱼、烂虾，还有浅水边的石头下，水退之后早死的螃蟹、蜉蝣，经太阳暴晒了一天，散发出热腾腾的臭气，一股一股冲了过来。巩一胜有些不耐烦了，拖着很重的鼻音，冲着河面喊：

“顺子，出来！什么时候了，还泡不够吗？河里有淹死鬼，他要托生，就会拉你去顶替呢！”

河面上并没有人的响动，流逝的只是月光一样的水，和水一样的月光，呜呜溅溅。顺子只将脑袋探出水面，其实也不算是脑袋，仅仅是一对眼睛和鼻子，像是一只河马。两只手在水下抱住了一块大石头，这便像是河里的船下了锚，身子就动也不动地浮漂在里面。

“急了？头儿！”顺子自看了美国电视剧《加里森敢死队》，就将巩一胜叫头儿，叫一声，眼睛就一挤，立即一边的嘴角就皱上去。他的面皮似乎过大，包装脸的骨骼有了剩余，皮肉便可以做出许多滑稽可笑的表情。“反正已经是黑了，走到哪儿就算是哪儿，哪里不能睡呢，塞他娘的，咱这一趟可好，夜夜都在荒山林子里钻，局里那些干部怕是跳罢舞，搂了老婆睡过一个翻身觉了！”

河对岸的黑暗处，立即嘎嘎大笑起来，怪森森的，像是夜猫子叫，说：

“你小子真活该是没有结过婚！这么热的天，谁还会和老婆睡觉？你以为那是很自在的事吗，你这蠢小子！”

巩一胜已经习惯了这种远无人烟之地的独特会话，只是小声骂一句：“这臭球嘴！”头发里的热痱子就扎痒得难受起来。衣服才一穿上身，汗水立即就粘上了。顺子终于丢掉了那块石头，身子被水冲走了十米，就掠起身，扑扑通通向岸边蹿过来。

对面岸上，几乎在大声叫骂了，说是草丛里有蚊子，同时听见手拍屁股的啪啪声。

“娘的，这是什么鬼地方！顺子，你把火柴拿来，我要大便呀！”

“你是屙金尿银，跑那么远的地方！”

“屁话，我能在水里拉吗？你这小子，到公安局半年了，还是这一种嘎劲？！”

河那岸的说着，又很响地拍打了一下肉体，花脚蚊子几乎是成团地叮在他的腿上，胳膊上，屁股上，一个巴掌打下去，手心里黏糊糊的，凑近鼻子嗅嗅，一股腥臭，他便日娘捣老子地骂得更凶了。

“老子再不到这里来了，钻了三天山，浑身上下都让蚊子叮成癞蛤蟆背了，天爷，这怎么回去见老婆啊！”

顺子已经向巩一胜要了火柴，涉水过去，帮着揪了几把枯草点着了。黝黑的对岸，燃起了一团火光，烟在黑暗里是看不见的，顺子借

着火光看见同伴在烟火中蹲下去那一张丑陋的麻子脸流着汗的黑道，他不觉就哧地笑了：

“麻子，蚊子叮了好啊，身上不光了，那上下就匀称了！”

麻子却烟得眼睛睁不开，以极快极快的速度完成了废物处理，走过来，一边走一边说：

“你小子现在是知道了干公安的不是充人的事吧？这次还好，山里没碰着野猪，上次在孟家坪，嗨，我正蹲在那里拉屎，听见呼呼响，扭头一看，野猪就来了。一猪二熊三老虎，那不是好玩的，我提了裤子就爬上一棵树，那野物不得上来，就用牙啃树，啃得像在吃萝卜。”

“啃断了吗？”顺子有些紧张了。

“啃断了你还能听到这故事吗？我慌得直叫，一声枪响，它倒下了。”

“你这么好的枪法？”

“枪法当然准极了，但不是我打的，是咱们的头儿。其实那时他并不是头儿，后来他倒领导我了，年轻人嘛，比我老头子能干了，我不嫉妒。他也离不得我，我手腿是不灵活，喜欢喝一口酒，可我的判断力是这个。”

他吧地甩了个指炮儿。

两个人过到河的这边，巩一胜已经穿好了衣服，将高腰胶鞋带子勒好，又扎了裹缠。麻子忙坐下穿好衣服，将裹缠扎起人字纹。

“还要往哪儿走呢？”顺子说，“这里是什么地方？”

麻子抬头看看四周，说：

“这就要我来判断了。这里是没有名的，河也叫无名河，顺河下五十里，就到了商南地面了。”

三个人结结实实扎好了裹缠。在这一带梢林地，常常会突然蹿出蛇来的，这种毒虫又有奇特的保护色，伏在青草野花之中的，样子就斑斓，附在竹林青竿之上的，样子就碧绿，那老树枯藤上的，竟是一种褐色。顺子中午时候，拿过麻子的旱烟锅吸烟，往一节枯枝上弹烟灰，不想那枯枝刷地蹿去，竟是一条大蛇，吓得魂飞魄散。以后行走，裹腿就扎得特别严了，手中也不敢丢开那杆树棍，不停地在草丛里磕打。

“这就是抽烟人的好处了！”麻子曾经自豪着自己烟瘾大，浑身烟草味，蛇闻见这种呛味就不轻易近身。

顺子将麻子的旱烟锅拿过来，挖了烟屎涂在自己裹腿上。脚却在胶鞋里沤得难受，他索性将鞋塞在水里灌灌，再抬脚动步，就咕咕价响。

月亮开始没进了梢林，三个人沿着无名河边的浅草里往前走，麻子在前，顺子其后，巩一胜再后。麻子拧开了怀里的一个扁形瓶子，往嘴里倒了酒，接着就努着破锣嗓子唱起花鼓了：

后院里有一棵苦李子树，小郎哟，
未曾开花，亲人哪，
你先尝，嗨，哥呀嗨！

“麻子，”顺子最烦这种花鼓，他崇尚流行音乐；每每麻子一唱，他就要百般作践：“你是不是想老婆了？”

“是想了，小子！”麻子说，“这阵老婆一定是在想我了。我真担心家里没有煤烧了，本来我是下午去买煤的，接到命令，就出发了，走时还没有给她打个招呼呢。已经说好了的，晚上她要给我做一顿漏鱼儿吃的。这他娘的刘成，老子抓起他来，先扇他个耳光好了，我要解解气，为我老婆解解气。怎么搞的，蚊子又来了？”

蚊子果然从什么地方飞来，追着他们嗡嗡，顺子惊慌失措起来，麻子就更正起抓住刘成后的处罚办法：不打他了，只要将他衣服剥了，让在这儿呆一晚上喂喂蚊子就可以了。

“哼，那太便宜了。”顺子说，“省城的新蕾乐团到了市上，害得我一场也没看成呢！”

“我真不明白你们年轻人，怎么就喜欢起那怪声怪气的洋嗓子！”麻子说，“你以为蚊子咬咬是轻罚吗？如果往东去三十里，那里的蚊子会咬死人的，人肉是甜的，轰地就扑上一层，赶也赶不及。听说‘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派抓了一个人，就在那里喂蚊子，很快就咬昏了。他娘赶来，一边哭，一边用手在儿子身上抹，一抹一手血，可抹后又是一层黑，这么抹到天黑，那儿子果真死了。有人后来说，不能抹，因为第一层蚊子爬严了，后边的就不能再接触到肉，那就不会被咬死的。”

“吓，真吓死人了！”顺子突然笑起来，“我明白了，你不是老吹嘘你在山里砍柴，你那麻脸一定也是蚊子叮的！”

巩一胜在黑暗里乐了一声。

麻子就反身过来揪顺子的嘴，顺子身子灵活地扭着，他是在溜冰场上训练过灵巧的，麻子没有得逞。他就又说：

“我真不明白，你老婆怎么就看上了你这张麻脸？”

“黑馍包酸菜，各取心头爱嘛！”麻子这回倒得意了，“你等着瞧吧，抓回了刘成，你跟我到我家去，你会知道我在她心中的地位了！我永远在她眼里是一位英雄！二十年前我追拿一名逃犯，立了功。我老婆还是学生，给我写了求爱信，说我是高山上的青松，是风雨中的雄鹰！头儿！你可以证明的。”

巩一胜是不大言辞的人，当下又是一下笑。

麻子见巩一胜并没有接他的话茬，就又对着顺子夸口他们曾缉拿走私犯的英雄业绩来。

“哈，三年前在洛南鹰嘴岩，那天夜里也是这么黑，也是过了一道河，我们往一个石洞里扑去，那里果然藏着几个银元走私犯，还正在那里赌博！银元全部收没了，有一个光头的，问什么却总是不言语，腮帮子鼓得圆圆的。我说：你听见了吗，我在问你，你是哑巴，没有舌头？那家伙只是点点头，嘴却不张。不是哑巴怎么嘴不张？我明白他是有鬼了，一个巴掌打过去，丁当两声响，那嘴里吐出了两块银元！”

顺子格格地笑了起来。

“干这一行，光有力气不行，你别以为你学了几下拳脚，不会察言观色是不行的。这些干坏事的，没有一个是傻子。你知道他们收下银元怎样往出运？是在锅盔馍里垫着！”

“注意！”巩一胜突然叫了一声。

麻子噤了声，已极快地闪在一棵枯了半边的老柳树后，那支五四式手枪机头打开，提在手里了。

夜静沉沉的，闷热的空气像是要凝滞了。顺子睁大了眼睛，两只耳朵可惜是不能活动的，若能活动，他一定会感觉到那是刷的一下竖了起来的。就在他卧倒的一丛刺芥菜前，有几声凄厉的青蛙哀叫。月亮在云里钻行，他看不清那是一只什么样的青蛙，只感到惊奇：这无人来过的地方，刺芥菜竟能抽出茎，开花结籽，半人高的。

“顺子，快到我这儿来！”巩一胜在低声说。

“嗯。”

“你那儿有蛇，蛇在吞青蛙。”巩一胜猫腰将顺子拉过来。

月亮从云缝钻出来，果然看见那草丛前，一条大蛇在吞一只青蛙，这青蛙并没有被吞进口去，它站在蛇的面前半尺之远，蛇噓着气，它先是哀叫，接着就极度的恐惧丧失了叫声和逃跑的力量，竟顺着蛇的噓气，向着蛇口一跃一跃。

顺子差点叫出声来，身子靠在巩一胜的身上，软得要往下溜。

巩一胜掏出一把刀子，丢手，一道白光之后，顺子看见那把刀子已经将蛇头固定地扎在地上，六尺多长的蛇身如甩鞭一样在那里翻动，抽打，又盘成一盘，再一下子缠在旁边一棵树上，但立即哗哗哗散开来，瘫得像一堆扔在那里的乱绳。

麻子在那枯柳后也看清了这边的一切，才要说句什么，巩一胜一声噓叫，便听得见远处的河汊里，有汨汨的碎响。不过三分钟，透过梢林，白花花的河面上出现了一只木排。木排！麻子冲着巩一胜和顺子又甩出一个指炮儿，那神情在告诉他们：我们的任务要完成了，或许刘成会坐在这木排上潜逃，或许这是一些走私人；要么这么深的夜里，在这么个地方撑排？！木排撑过面前的拐弯，三个人忽地冲过去，在岸上命令：

“什么人？干什么的？”

木排在河面上打了个转儿，立即有男人的粗声：

“你们是什么人？”

“专区公安局的！”顺子拍着手中的枪，“把排撑过来，上边还有什么人？”

排撑过来，排上是一男一女，男的通身上下不挂一条线，女的也只穿了红红的短裤，那赤身男子立即用身子挡住女的，让穿好了衣服，自己也提上裤子，将手中的竹篙往岸头的石头上一勾，木排吱悠一声靠了岸。

“这是我的女人。”那男人说，“你们是查走私的吧？你们查吧，咱可是正南正北的人家！”

三人踏上排去，这是山区最常见的木排，葛条将胳膊粗的树枝扎成排，排下四边，系着八个汽车内胎，那排上就堆放了几十个麻包，一律装着包谷棒芯子，然后以基础往上垒，愈垒愈高，犹如一个高高的台子，顺子疑惑地看着撑排人，这是一条粗糙的汉子，光着头，满腮帮的胡子，胸口上，胳膊上也长着黑浓浓的毛，一张口，喷一股酒

气。那女人却娇小生怯，似乎永远也不能配做这汉子的老婆，应该是他的女儿。顺子惊奇的是这女人眼睛生亮，她拿眼睛看他时，似乎是将所有的月光都收聚在里边了。

“运这么多包谷芯子作什么用场？”巩一胜在问。

“这是原料啊，武关糠醛厂收购，一斤八分钱呢！”

麻子却叫起来了：

“到武关？吓，要到武关了！既然不是走私的，咱们就是同志了！这排上还能坐人吗？我们三个可以掏钱的。”

“这同志说到哪儿去了！”那男人声调和气了，“就坐我的排子，再走三十里，武关差不多就到了。”

三人上排坐下，一个闪动，汨汨地木排向下漂浮了，那男人就站在排头，女人坐在排尾。麻子开始掏酒，喝了一口，让那男人，男人也不客气，接过也喝了口。顺子时不时地眼光就和那女人的眼光相碰，女人立即就低下头去，身子斜斜地仄着，温顺得像一个小猫儿。

“这条河上，常有走私的吗？”巩一胜在问。

“是有，”那男人说，“这一带产枸杞子，质量好极了，但这里离县城太远，山里人轻易不大出门，原是收购站来收的，可后来就来了许多人，五角一斤就整袋地买走了。听说在西安卖到九角钱一斤，在广州，广州是什么古怪地方，竟然可卖到一元五角的好价钱！晚上就常有木排将这药材往出运哩。”

麻子说：

“他没有碰到老子手里，让他吃不了兜着！”

那女人就插言了：

“商南公安局也来过几次，抓了好多哩。”

“都是些什么人？”

“各县都有，商州市的人最多。”

巩一胜就从口袋掏出一张地图，摊开来，拿手电照着，终于寻到了这条无名河，他便拿一张照片，让那女人看。

“这个人，鼻根有一颗肉痣儿的，二十四五岁，你们见过吗？”

“没有。”那女人俯身来，在手电光下细细看了很抱歉地摇摇头，顺子立即闻到一股奇异的香味，叫道：

“什么味，好香！是麝香？你们排上有麝香？！”

那女人却哧地笑了，月光下，她解开了衣领下的扣子，将白净细